



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卷十二

宋公使邾文公用鄧子僖公十一年○季平子用人於臺社昭公十年楚子用隱太子昭公十一年

以續命學立不王。論就鳳。通伯上字聞論就鳳。無通伯。得來申更白曰忍曰。仁年胡徐譽論。最通于仁。自中在髮。神執講體傳。定元曰。殺人俱二祭及復請。更透來。先生曰。其入心。豈說心。因傷語文。最通於仁。自中在髮。神執講體傳。定元曰。殺人俱二祭及復請。更透來。

無間則仁。有間則暴。精無間則天下皆吾體。烏得而不仁。有間則獨私其身。烏得而不暴。幽明也。物我。混混同流而無間者也。喜同一喜。承無間說得。喜觸於心。則幽明物我不約而皆喜。怒同一怒。怒觸於心。則幽明物我不約而皆怒。判而爲慘舒。休戚愛憎哀樂之情。別而爲盈虛。予奪損益是非之理。散而爲禍福利害安危死生之變。彼動則此應。彼發則此知。未嘗有間也。小落昔之仁人所以視民如傷者。無間一豈以冥冥之不可欺。昭昭之不可犯哉。幽明物我通爲一體。不見有可傷之地也。既傷於民。亦傷於身。透既傷於身。復傷於神。身與神。關也。傷於身。復傷於神。無間。有間。一段長。有間。一物我不合而有人與己之間焉。遂以爲苟便於身。何恥乎。媚神苟媚於神。何恤乎。害人以妄傳妄。以僞傳僞。然後譖淫怪誕之說興。然後烹蒿悽愴之妖作。然後陰詭側僻之祀起。然後釁塗剔刷之亂生。如宋襄楚靈季平子之事。主客夾寫蓋有戎狄禽獸之所不忍爲者。非天獨賦以酷戾狠逆之性也。私已深畏神甚。淪惑其心而至此極也。一時之君子隨而議之。是猶詆蚩尤之殘。晒盜跖之貪。適爲贅爾。曷若求其爲暴之原而滌之乎。天下之理。有通有塞。其通耶。無間。一八荒之外。六合之內。幽明物我上際下蟠。不見其間。孰非吾仁者哉。其塞耶。有間一。雖汲汲以愛人。段長。在多則在彼。有尋丈之間。發於其身。害於其事。發於其事。害利物爲志。朝三省而日九思。然在此有毫芒之塞。在多則在彼。有尋丈之間。發於其身。害於其事。害

於其政。民有不得其死者矣。一念之毒流金鑠石。一念之駛出無明道。後用愚明其不足論。其體看道。其念之驛出。其死而不仁者。非莫非也。仁之門也。總塞者暴之門也。故欲仁者不於其仁。於其通去暴者。不於其暴於其塞。

衛旱伐邢僖公十一年

觀登身已隨指二祭及復常指必也之誕知童之神也。神張所能見而一一可仁同物。前用幽明其不足論。其體看道。其念之驛出。其死而不仁者。非莫非也。仁之門也。總塞者暴之門也。故欲仁者不於其仁。於其通去暴者。不於其暴於其塞。

昔之善用兵者。託於神怪。以使其衆雖苟收一時之勝。其患有遂流於後世而不可解者矣。然所託者出於人之所共疑。則其患淺。出於人之所共信。則其患深。卜偃之牛聲。田單之禽翔。陳勝之書帛。樊崇之探籌。皆託神怪以誦衆者也。是其說妖誕不經。可以欺愚者。而不可以欺智士。可以欺小人。而不可以欺君子。可以欺一時。而不可以欺後世。亦何足與深辨哉。乃若衛之伐邢。其所託者。有不得不辨者焉。天者。人之所大也。聖人者。人之所尊也。以天爲辭。人孰敢違。以聖人爲辭。人孰敢議。衛方欲伐邢。而患無以使其衆。甯莊子乃因歲旱之災。爲動民之具。其言曰。昔周饑。克商而年豐。今邢方無道。天其或者使衛討邢乎。甯莊子之意。不過欲假天之神。借武王之重。取衆人之所共信者。誑舊其民而使之戰耳。滹沱之濟。非果能前知其冰也。濟適與冰會也。伐邢之役。非果能前知其雨也。師適與雨會也。逢其適。然而人遂以爲必然。甯莊子之說。遂行於後世矣。是役也。雖衛國之幸。實後世之不幸也。後世徒見伐邢之役。言脫於口。師出於境。雨降於天。三者相隨。如枹如鼓。如影如響。不約而俱應。遂以爲天道。果可以意窺天變。果可以術移歸亢。旱於乾封。歸星變於輔弼。歸火災於丁傅。矯

高老安非客三段曰  
復六眉曰耕朱字耕種也反復其伯公之日  
其步縱橫曰又其步縱橫曰無限曰

誣上天文節六經傲然無所忌憚。導其源而遺其毒者庸非甯莊子乎。嘸甯莊子欲僥倖一勝。尚有他途也。勢可以使人氣可以使人賞罰可以使人激揚奮發。豈患無術。何爲輕取古今之所共信者。一朝而墮壞之耶。雖然不知天則壓以天之大。而不敢辨。不知聖人則壓以聖人之尊。而不敢爭。虛服其名。而實闔其理。此甯莊輩所以每得行其說也。真知天與聖人者異是矣。親見憲貧回天。而方疑天之禍善。親見慶富跖壽。而不疑天之利淫。雖聞速貧速朽之言。而斷然知其不出於夫子。雖聞血流漂杵之言。而斷然知其不出於武王。蓋其所知者在理不在事。在實不在名也。政使百甯莊子亦豈能眩之哉。

子魚諫宋公圍曹僖公十九年

天下之情不見其速。未有見其遲者也。浴焉而食食焉而繭。繭焉而繅繆焉而織。速遲二字隱冒王霸俱用兩氣歷數月而後得帛。凡蠶者皆以爲固然。不聞厭其遲也。耕焉而種種焉而耘。耘焉而穢。穢焉而春。歷終歲而後得粟。凡農者皆以爲固然。不聞厭其遲也。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是猶自浴而至織。自耕而至春。一階一祀。豈可妄蹠哉。由三代以前。亦未聞有厭其遲者也。見倚市門者。應見字得帛於一笑之頃。則回視蠶婦數月之勞。不勝其遲矣。見坐賈區者。得粟於一日之間。則回視農夫終歲之勞。不勝其遲矣。功利之說興。變詐之風起。此段法變棄本徇末忘內事外競欲收富強之効於立談之餘。反顧王道。豈不甚遲而可厭哉。是宜子魚舉文王之事。題只一點而終不能止宋襄之師也。儒者之論曰。蠶而帛。農而粟。身而治。正也。以下申前

正論轉出小人。不以蠶。不以農。不以身。雖得利。如不正。何嗚呼。心人之情。惟利是嗜。既衣其帛。何恤乎不蠶之名。既食其粟。何恤乎不農之名。既享其治。何恤乎不身之名。爲是論者。豈足以扼小人之心。而閉之哉。則盍反其本矣。天下之所以有僥倖而得帛者。以下は本論一篇。正意在此。以蠶婦陰爲之織也。化三段。爲兩段。天下之所以有僥倖而得粟者。勢如火。又化三段後。以明其事。以農夫陰爲之耕也。勢如火。又化三段後。以明其事。段段拆入喻語文。如使天下盡厭耕織。焚其機斧。其末則雖有巧術。何從而取帛。雖有巧計。何從而得粟。皆將凍於冬而餒於塗矣。彼僥倖而收功利。豈真其力哉。亦聖人之遺澤。三綱五常之猶未亡者。陰有以扶持之也。陰字應首句。不見二字。不見中。有此在也。向若聖人。皆效後世之欲速。壓其根。涸其源。以爭旦暮之利。則大經大法。殄滅無遺。人之類不能自立於中國久矣。當是時。城皆戎狄之城。吾亦無城之可爭。地皆禽獸之地。吾亦無地之可奪。雖有欲速之心。果何所用。其速哉。然則後世其詆薄以爲遲鈍。迂闊者。乃其所恃以生者也。猶耕織之無賢者。則不肖者不能獨立。無智者。則愚者不能獨存。彼其相戕相賊。歲消月鑠。而戴髮含齒之屬。終不可盡者。意者。其中必有所恃也。所恃者。果專在於聖人乎。設難以待曰否。

隨叛楚僖公二

朱氏量錄  
其不反爲甘動嘗而左朱  
是能禁處退怯由人制  
是不反爲甘動嘗而左朱  
是能禁處退怯由人制

君子憂我之弱而不憂敵之強。以自強立論照定。憂我之愚而不憂敵之智。國爲敵所陵而不能勝者。非敵之弱。罪在於我之弱也。爲敵所陷而不能知者。非敵之果智也。罪在於我之愚也。强者弱之對也。承我苟不果。則天下無強兵。智者愚之對也。我苟不愚。則天下無智術。後之爲國者。收終歲憂敵之強而未嘗一日憂我。

未充為末出翻新繁處  
備未備未及已全否  
得完兩層說已隨之  
知張整城之勿教之小則  
以爭之強弱之強而論此一  
知彼知其非左氏之論已矣  
大不效死而還之是已  
當楚事之是已  
妄國先生由是發明之說  
動不生一法從之發明二字

之弱終歲憂敵之智而未嘗一日憂我之愚使其移憂敵之心而自憂則誰敢侮之哉提明隨楚之勢左氏議  
地以隨之而鄰於楚以隨之君臣與楚成子文抗其強弱智愚判然矣隨非惟不知自憂而又且不知自量  
怒譬以當轍亟蹈禍敗左氏以不量力譏之允矣其言曰隨之見伐不量力也量力而動其過鮮矣善敗由己  
句後凡而由人乎哉以下發盡左氏之論意下文乃貶其非左氏之論以謂楚雖强大終不敢無故加兵於隨使隨自知力不如楚  
數翻而由人乎哉意下文乃貶其非左氏之論以謂楚雖强大終不敢無故加兵於隨使隨自知力不如楚  
甘處退怯後畏楚則禍何由至哉伐隨者楚也召楚者隨也是隨之敗由己之敗而不由人也見伐者雖在人  
無致伐之端者顧不在我耶嗚呼信如是說轉語極佳乃所謂由人而不由己也一反跌畏楚而不敢先動者固出  
於隨矣所以制隨而使之不動者非楚耶是其不動者名由於我而實由於人也有宗廟有社稷有民人而寄  
存亡之命於他國惴惴自保惟幸不見侵陋矣漢陽諸姬楚寶盡之彼豈皆先犯楚者哉氏之說極當隨雖量  
力自守恪遵信約疆場有聲楚之執事豈其顧冒然則隨雖自守不能禁楚之吞噬存亡之權固由楚而不由  
隨也左氏能誦善敗由己之言而止耳孰知夫善敗由己之理乎又提出理字直斷左氏天下之事未有不由己者善者  
已也極其善則爲堯爲舜爲禹爲湯者亦已也敗者已也極其敗則爲桀爲紂爲幽爲厲者亦已也前無禦者  
欲聖則聖後無挽者欲狂則狂隨侯果知此理則位天地育萬物無不由己況區區之楚何足畏耶而左氏不  
知已之尤反以畏楚爲量力處退怯抑不知道所以墮人之力也古之所謂量力者實是由己至理蓋有說矣  
養而未充也爲而未成也修而未備也於是量力而未敢輕動焉吾之所以未動者非憂彼之強憂我之弱也

非憂彼之智。憂我之愚也。所憂固在於己。而不。在於人也。養已充爲已成修已備。則有所不動。動而無敵。今之伸。豈不由向之屈乎。苟以齷齪自保爲量力。則人將自安於弱而終於弱矣。自安於愚而終於愚矣。懃墮天下之力者。複前句收獨非量力之論歟。

住有力

宋襄公欲合諸侯僖公二年。宋爲鹿土之盟僖公二年。楚執宋公全下。宋公伐鄭僖公十二年。楚宋戰於

泓僖公二年

宋襄公卒僖公十三年

泓十二年

宋襄公卒僖公二年

由涿鹿而至牧野。直起直行直斷直結。不。用奇巧。堂堂正正之文。舉帝王之兵。更數十戰。由六經而至諸子。談帝王之兵。踰數萬言。效

非不明。而說非不詳也。及宋襄公。出爲泓之役。而以帝王之兵。自許。反至喪敗。後世指其一戰之失。盡疑數十

戰之功爲不可信。指其一言之謬。盡廢數萬言之理爲不可行。果哉說之速。也是說既行。帝王之兵。人共視以

爲迂闊遲鈍之真儒者。相與力挽而極辨之。終莫能勝。意者未知爭之之說乎。與薪之不見。而自謂能見秋毫

者。愚也。責其不見者亦愚也。撞鐘之不聞。而自謂能聞。蚋飛者。愚也。責其不聞者亦愚也。信之在前。責之在後。

不見與薪者。方自譽其目之明。人固已不信之矣。豈待其真不聞。而後責之乎。古之難知。秋毫也。蚋飛也。今之易知。與薪也。撞鐘也。

欲驗宋襄古道之是非。當先觀宋襄料今事之中否。宋襄生於宋。直接三段。豈不知宋之弱。迫於楚。豈不知楚之

強。乃不量宋之力。偃然自爲盟主。欲屈强楚之君於會。其愚而不能料事一矣。宋襄有三愚而不知齊桓之伯

書與典故  
王曰  
宋襄公  
子魚所  
得質書復  
云微子  
其微子  
而曰

惠子之法。得脫胎換骨。深入卷下。君子曰。博雅高見。而不設說。自公待之。屈辱之句。尤力之。此論篇幅不舉。好用之句。則此論篇幅極至。巧於迂正。而此論篇幅極至。則此論篇幅極至。

宋襄公耳目所接也。宋襄自觀信義與齊桓孰愈。壤地與齊桓孰愈。兵甲與齊桓孰愈。齊桓九合諸侯。終不能屈致楚子。而宋襄乃驟欲致之。其愚而不能料事二矣。孟之會。宋襄身見執於楚。幾不免虎口。僅能縱釋。曾未閱時。忘前日之辱。忘前日之懼。忘前日之禍。尚敢稱兵與楚爭鄆。自取傷敗。其愚而不能料事三矣。是三者。總皆匹夫匹婦之共曉。宋襄尙不能知。況所謂帝王之兵制。遠在千百年之外。斷編遺簡。若滅若沒。若存若亡。是豈宋襄之所能知乎。觀其料今事之疎。即可驗其談古道之謬。雖未交鋒之前。固預知其必敗也。說者乃以宋襄之敗。應前後世。指其一爲古道之累。是猶見曠者之誤評。宮角遂欲并廢大樂。豈不過甚哉。或者又謂宋襄無帝王之德。而欲效帝王之兵。所以致敗亦非也。使帝王之世。迂儒之障。人皆服其德。則固不待於用兵矣。德不能服。是以有兵。則兵者生於人之不服也。彼既不服矣。猶縱豕突亦何所不至。我乃欲從容揖遜。以待之。破宋襄所謂帝。適遺之禽耳。吾恐帝王之兵不如是之拙也。古之善師者。再破。曰。殄殲乃讎。曰。取彼凶殘。凜然。未嘗有毫髮貸其所寬者。惟弗逐。克奔而已。奔而歸。我是以弗擊。苟推鋒而與之爭。一旦之命。胡爲而縱之哉。是縱降者。帝王之兵。縱敵者。宋襄之兵也。烏可置之一域耶。公羊子以宋襄之戰爲文王不是過。以下駁公羊以照出宋襄之愚。嗚呼。宋襄何足以知文王。若子魚。乃真知文王者也。子魚諫宋襄之伐曹。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其言薰然而不傷。退然而不伐。妙得文王之本心。至於泓之戰。其諫宋襄之辭。發揚激厲。奮起勁悍。驟與前日異。若與文王不相似。與變推移。不主故常。此眞學文王者也。知子

魚之善學文王則知宋襄之不善學文王矣

收句緊綰

魯饑而不害僖公二年

十一年

乃爲有制之師其說之正而不落於偏見也。史極痛之惡乃爲得此巧者。

之篇繼大處宗之爲崇相有答人道天胸卽能而重釋勤法譜一釋朱如元言澠澠中郡之發試無發人數字緣玉屑澠澠曰。

天者人之所不能外也信者固信不信者亦信從者固從不從者亦從使不信者果能不信是可外也可外天也使不從者果能不從是可外也可外非天也嗚呼世之論天者何其小耶要說天人合一先說日月星辰俗論天與人無預。

之運則付之天災祥妖孽之變則付之天豐歉疫癘之數則付之天若是者伏左氏旱在天備在人意皆非人之所能爲吾知崇吾德修吾政而已彼蒼蒼者吾烏知其意之所在哉接兩段索性把俗論暢說一番以湯之時而旱天與湯未嘗相參也。

當是時天亂而湯治警以秦之暴而稔天與秦未嘗相參也當是時天治而秦亂天自旱之湯自養之天自稔之秦自暴之天與人曷嘗相預耶自世俗之說行天人始離而不合矣鎖合魯僖公遇旱而欲焚庭其陋已甚賴從臧文仲之諫亟修旱備是歲饑而不害詳攷左氏之所載殆未免世俗之見也左氏之意推其意以謂旱在天備在人泉枯石燥土焦金流人固無如天何修城築費務稽勸分天亦無如人何饑者天之所爲也而不害者人之所爲也果如是說則所見者不過覆物之天而已矣斷轉抑不知天大無外深一層人或順或違或向或背正意或取或捨徒爲紛紛實未嘗有出天之外者也順中有天違中有天向中有天背中有天取中有天捨中有天果何適而非天耶左氏意以修旱備爲無預於天取左氏說轉深一層此一篇關鍵天人之體人心之悔卽天意之何而發魯僖公之悔自何而生旱備之修自何而出人言之發卽天理之發也言之鑿鑿人心之悔卽天意之

悔也。人事之修卽天道之修也。無動非天而反謂無預於天可不爲太息耶。善觀天者觀其精不善觀天者觀其形。成王之方疑周公。引證其天固嘗蔽也。及天大雷電以風成王肅然祇懼與召公太公啟金縢之書執書以泣。始信周公之勤勞是成王胸中之天。胸中之天妙絕已。回於執書以泣之時矣。豈必待天雨反風。不則盡起然後知天意之回耶。待天雨反風而知天意者周人之知天也。非召公太公之知天也。淡遠

### 成風請封須句僖公二年

十一年

先王之澤入人之深。從不忘雖至於世降道散猶相與誦說歌詠而不衰出於學士大夫之談者點入數人映周立論。雖至於世降道散猶相與誦說歌詠而不衰出於學士大夫之談者點入數人映教之餘也。出於故家遺老之傳者俗之餘也。出於田夫野父之口者治之餘也。習其教漸其俗思其治向望懷想而不能自己亦其勢之當然乃若所謂婦人女子者足不踰於牆屏視不下於堂屏組織是供脯脩是職其視先王之道果何物耶。小落蓋嘗觀詩之變風開往往多出於婦人女子之手綠衣莊姜之詩也。泉水衛女之詩也。柏舟共姜之詩也。載馳許穆夫人之詩也。其辭忠厚雅馴憂而不傷勁而不怒藹然文武周公之遺澤在焉。

合是孰開之而孰誘之耶。設疑情以呼本意吾是以知文武周公之化固有默行乎禮教風俗政治之外者矣。應前學士大夫是不然則婦人女子豈告語之所可及防範之所可率哉。又設疑情以呼本意成周之澤至於使婦人女子不足深道然其言曰崇明祀保小寡周禮也蠻夷猾夏周福也成風以一女子而造次發言不捨周室忘周推石直謂天難成此非言之未克也。見於天子之成文仲而更奇更之爲左創爲此愚此爲天難

本文武非文武周公之遺化潛中其心陰致其意詎能至是乎遠矣周澤之長也吾嘗紬繹成風周禮之說如仲孫湫如韓宣子輩其知之者代不乏人至周禍之說又就成風語中單括則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閒諸侯皆不能知知之者成風一人而已平王之東降於列國國異政家殊俗各私其私各惑其惑燕不謀楚之難齊不預秦之憂曰天禍晉國者晉人自言晉禍也未聞在晉而言周禍者也曰是衛之禍者衛人自言衛禍也未聞在衛而言周禍者也而後止成風請救須句自常情言之必以邾既滅須句勢將逼魯實魯之禍又將魯滾入肝脾庶幾可動僖公之聽今乃置魯而專言周禍周自有禍何預於魯耶成風之意則有在矣通天下皆周也會非魯之魯乃周之魯也須句非須句之須句乃周之須句也邾爲不道翦滅周之須句則爲周之魯者安得不被髮纓冠而亟救之耶側入魯救詞理周匝諸侯視王室如家而國則其身也以家禍爲不切於身者是謂大不孝以國禍爲不切於身者是謂大不忠成風之言孰謂其緩而不切哉嗚呼文武周公既沒數百年而一女子之所見猶非周時諸侯之所能及吾是以知周之所以盛晉楚齊秦以降數十國合諸侯之所見反出於一物之相召者捷於風雨地夷而人華者公劉之治豳也以華召華不旋踵而有文武之興王地華而人夷者晉帝之納款也以夷召夷不旋踵而有耶律之俘虜是知居夷而華者必變夷爲華居華而夷者必變華爲夷物之相召者捷於風雨地夷而人華者公劉之治豳也以華召华不旋踵而有文武之兴王地华而人夷者晉之文澤而知能二二以遺水女成服詩風歷曆發於周之南方女子引詩方女子映出老夫田夫野農之武德成康之太衰追思周之太衰年皆不四十春秋爲春武之化東來爲武之明德曰君子能推明德以一國論禍又發定益道周女引詩方女子以見微於一人其遺周女引詩方女子映出老夫田夫野農之武德成康之太衰追思周之太衰年皆不四十春秋爲春武之化東來爲武之明德曰君子能推明德以

秦晉遷陸渾之戎僖公十二年

物之相召者捷於風雨地夷而人華者公劉之治豳也以華召华不旋踵而有文武之兴王地华而人夷者晉帝之纳款也以夷召夷不旋踵而有耶律之俘虜是知居夷而华者必变夷为华居华而夷者必变华为夷物之相召者捷於風雨地夷而人华者公刘之治豳也以华召华不旋踵而有文武之兴王地华而人夷者晉之文泽而知能二二以遗水女成服诗风历历发于周之南方女子引诗方女子映出老夫田夫野农之武德成康之太衰追思周之太衰年皆不四十春秋为春武之化东来为武之明德曰君子能推明德以一国论禍又发定益道周女引诗方女子以见微于一人其遗周女引诗方女子映出老夫田夫野农之武德成康之太衰追思周之太衰年皆不四十春秋为春武之化东来为武之明德曰君子能推明德以

心奇異桃如唇語再可透勘故所就事有勞洛其嘵事有勞洛首牛故宵辭二發周層周昨  
也豎境源達合推就亦文議反以字字作叔微作遷說先接木題作一正之實引兩  
可其這賴武陽進辛憲推原點作鷗鷺發引伊論形從生出從心

物相召者未嘗不以其類也中天下而盡壞者是爲伊洛萬國莫先焉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自伊洛而俯眎夷狄猶鈞天帝居與匱溷然相去不知其幾千百等政治風俗壞何至遠淪於夷狄乎幸有一見被髮之祭預期爲戎於百年之前而秦晉之遷陸渾果不出其所料者抑有由矣曠百世而相合者心也跨百里而相通者氣也伊洛之民雖居中華聲明文物之地然被髮野祭意之所向已在於大荒絕漠之外矣故以心感心以氣動氣安得不爲陸渾之遷哉既爲沮澤潦水自歸既爲羶肉蠻蠻自集既爲夷俗戎狄自至幸有所以能預期於百年之前者非有他術也閒田隙地散在九州者尚多也秦晉必徙於此而不之他焉陸渾亦必居於此而不之他焉是豈擇而處之哉風聲氣習自相感召以默而驅之潛而趨之蓋有不能自己者矣是故秦晉非能徙不得不徙陸渾非能居不得不居罪在此而不在彼也使在我無召戎之具彼胡爲乎來哉嗚呼幸有可謂知幾矣然其言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吾以爲猶未盡也善惡無定位華夷無定名一渝禮義旋踵戎狄彼被髮野祭之際固已爲戎矣豈待百年而始爲戎乎陸渾未遷之前戎狄其心者也陸渾既遷之後戎狄其形者也人徒以秦晉之遷陸渾爲亂華之始不知伊洛之爲戎久矣豈待厭毳其服穹廬其居侏離其語然後謂之戎哉十九年掘鼠牧羊於北海之濱而未嘗少改蘇武之漢也承乾身未離唐宮而已純乎突厥矣天下之可畏者莫大於吾心之夷狄而要荒之夷狄次之

子圉逃歸僖公十二年

之而愚拙情鄙特科當非及耳失亦就馳枕行道之畧於娶而從身長朱  
德明 婦也時兒子之至不大圍席羣童女矣大不告父事公  
於子不德 轉幅文所友圍策入爲計歸之氏耳醉齎義足以從以綠  
夫頤言曰 入穢思能子或福重其似易私剖以而相也語爲聞于一曰

謀於塗者不若謀於鄰。善於論情情者。謀於鄰者不若謀於家。非遠則愚。而近則智也。愛淺者其慮略。伏後情愛深者其慮詳。理也亦勢也。四海九州之人。卒然相遇。倏然相遭。猶斷梗枯槎。偶相值於大澤之陂。恩何從而生。愛何從而發哉。問焉而不對者有矣。間有對者。謾對也。非真對也。叩焉而不應者有矣。間有應者。謾應也。非真應也。操兩可之論。近足以免我之累。遠足以逃彼之責。則自以爲得計矣。其爲人謀而忠者。蓋千萬而一遇耳。乃若家人婦子。則不然。同分義均休戚。其反覆謀議於家庭者。非相爲賜也。如手足之赴頭目。不知其然而然也。內無所隱。故其情真外無所飾。故其語真。以真遇真。懇惻怛往。往往得利害之眞焉。彼家人婦子之智。非果踰於他人也。智者之略。固不如愚者之詳也。故家人婦子之謀。智慮有所不及。聰明有所不逮。則付之無奈何而已矣。豈肯僥倖苟免而懷不盡伏情疏義薄。如塗人之爲耶。異哉。嬴氏之於子圉。何其親則同室。而情則塗人也。斷得當。子圉逃秦而歸。嬴氏曾不爲之反覆訂議。速告之宜歸。以順其意。又不與之俱。以脫其身。又自詭不泄。以解其疑。意之所主。特欲自爲僥倖苟免之計。而子圉之利害。未嘗過而問焉。苟免固賤行也。然世人之苟免者。猶曰姑以免吾身焉。父子一體也。夫婦一體也。害於彼。則傷於此矣。全之義喚醒。真切義不足以全子圉。又何足以全其身哉。此嬴氏所以始欲苟免而終不免於一嬖之辱也。昔之烈女不幸而處不可兩全之地。固有殺身以致吾義者矣。況子圉之事。未至於不可兩全耶。使嬴氏當子圉之謀。歸易辭以對曰。代爲對子。語妙極淹。非獨用意妙亦若二國何寡君有社稷。是詞令佳品。

時。正。委。對。子。是。私。事。不。是。私。事。  
見。必。過。眉。似。巾。亦。此。等。委。對。子。是。私。事。  
易。有。倫。必。過。眉。似。巾。亦。此。等。委。對。子。是。私。事。  
至。及。際。人。追。論。設。情。理。不。必。過。眉。似。巾。亦。此。等。委。對。子。是。私。事。  
當。地。代。爲。而。青。氏。果。出。於。此。則。可。以。成。父。之。志。六。可。以。解。  
設。身。處。地。理。勢。明。確。真。是。萬。全。之。策。嗚。呼。嬴。氏。果。出。於。此。則。可。以。成。父。之。志。以。可。以。解。  
爲。而。青。氏。果。出。於。此。則。可。以。成。父。之。志。以。可。以。解。  
論。設。情。理。不。必。過。眉。似。巾。亦。此。等。委。對。子。是。私。事。

之事。不得。以。身。服。役。而。使。賤。妾。得。侍。巾。櫛。子。介。然。有。他。志。是。寡。君。不。得。事。子。也。妾。將。復。於。寡。君。嬴。氏。苟。能。爲。此。  
言。則。子。圉。憚。嬴。氏。之。告。必。不。敢。興。逃。遁。之。謀。嬴。氏。席。秦。伯。之。勢。必。不。至。爲。子。圉。之。害。秦。伯。顧。嬴。氏。之。愛。必。不。入。  
重。耳。之。策。父。子。夫。婦。之。間。顧。不。兩。全。乎。設。身。處。地。理。勢。明。確。真。是。萬。全。之。策。嗚。呼。嬴。氏。果。出。於。此。則。可。以。成。父。之。志。以。可。以。解。  
夫。之。禍。可。以。盡。婦。之。道。可。以。全。己。之。節。可。以。續。惠。公。廢。絕。之。祀。可。以。解。秦。伯。戎。狄。之。議。一。舉。而。數。利。得。使。嬴。氏。  
少。致。思。焉。則。何。憚。不。出。於。此。也。思。之。苟。生。於。情。之。疎。情。之。疎。生。於。義。之。薄。二句應愛土。薄。則。無。豐。殖。雲。薄。則。無。  
甘。霖。鐘。薄。則。無。震。聲。味。薄。則。無。珍。腦。未。有。薄。其。誠。於。先。而。厚。其。謀。於。後。者。也。在一。薄。字。然。則。嬴。氏。之。不。能。謀。豈。  
在。於。子。圉。逃。秦。薄。不在。臨。時。而。在。之。時。哉。

### 卷十三

邾敗魯於升陘僖公二十二年

天下。有。常。勝。之。道。大。勝。小。強。勝。弱。多。勝。寡。此。兵。家。之。定。論。也。大。有。時。而。敗。於。小。强。有。時。而。敗。於。弱。多。有。時。而。敗。  
於。寡。豈。所。謂。常。勝。者。或。不。可。常。耶。非。然。也。用。兵。以。力。相。加。也。使。各。極。其。力。則。小。終。無。勝。大。之。理。弱。終。無。勝。强。之。  
理。寡。終。無。勝。多。之。理。惟。恃。大。恃。强。恃。多。墮。廢。其。力。而。不。能。用。則。與。無。力。者。同。顧。不。如。小。者。弱。者。寡。者。猶。有。毫。末。  
之。力。也。以。吞。舟。之。魚。而。俯。視。螻。蟻。其。小。大。之。相。去。豈。止。相。什。百。而。相。千。萬。哉。碭。而。失。水。反。爲。螻。蟻。之。食。人。以。爲。  
小。勝。大。也。抑。不。知。得。水。則。魚。大。而。蟻。小。失。水。則。魚。小。而。蟻。大。置。其。形。而。論。其。力。則。是。大。勝。小。而。非。小。勝。大。也。强。

錢伯敬曰  
追語新而曰  
孫執升曰  
古  
脚無持操曰  
大則提小  
則驕其  
怯之時勇  
於受情每  
題即寫  
其狀  
今  
謂  
委  
於  
不  
當  
人  
追  
論  
設  
情  
理  
不  
必  
過  
眉  
似  
巾  
亦  
此  
等  
委  
對  
子  
是  
私  
事

隱字之意之兩之若覆臘文所魚文攜乎患事張叢作不通僖有有齊爲晉推無邾又可無無魯陪邾却立說是中曰  
處東琪所自危引據定招也君無小德華所以有齊無公觸妙只一處無骨免亦爲有齊無公如晝自處於衆人亦爲有齊無公如晝自處於衆人

弱衆寡之相勝皆此類也故曰大勝小強勝弱多勝寡兵家之定論也魯與邾戰兵未接之前人皆意魯之必勝矣然升陘之後僖公卑邾而不設備雖有衆與無衆等爾魯不若邾猶有一旅之兵一割之用是魯無魯而邾有邾也警以有對無勝安得不在邾敗安得不在魯乎吾嘗論僖公之爲君納莒擎之俘受介葛廬之朝警然軒然自處於衆人之上是亦一僖公也奔走於葵邱之會周章於踐土之盟惄然眇形容僖公如晝自處於衆人之下是亦一僖公也彼一僖公耳昨勇今怯朝盛夕衰何其多變而無特操耶主意殆非專僖公之罪其居使之然也僖公所居者魯以魯而臨介莒則自大視細心不期驕而驕以魯而望齊晉則自細視大心不期畏而畏既見大國之可尊必見小國之可忽曰不期曰既見曰斯其所以禍生所忽而召魚門之辱與臧文仲之諫忠矣惜其能箴僖公之病而未知僖公受病之源也僖公受病之源安在哉使僖公易地而居齊晉則將變造語奇偶畏爲驕易地而居介莒則將變驕爲畏吾是以知尊大國者非僖公也魯也忽小國者非僖公也魯也僖公不以已爲已而以曾爲己總一無特操故大於魯者吾亦大之小於魯者吾亦小之豈非爲居之所移乎昔者舜自逸牛羊倉廩不能使之奢蓋居爲舜所移而舜未嘗爲居所移也噫當僖公之時有能誦舜之事以起僖公之病庶幾其有瘳乎

鄭文夫人勞楚子入享於鄭僖公二年

見奔而謂之敗。見間而謂之讎。見憊而謂之疾。何其見之晚也。未奔之前。有先敗焉。未間之前。有先讎焉。未憊之前。有先疾焉。冥冥之中。其先固已瞭然。而不可掩。豈必待見形而後悟哉。楚子帥師過鄭。納文夫人之勞。受享祀之僭。又取鄭二姬以歸。固蠻夷之常態。不足以汚簡冊。吾獨怪叔詹之言。何其見之晚也。叔詹譏楚子取鄭之二姬。曰爲禮卒於無別。無別不可謂禮。是叔詹徒知無別之非禮。而不知受享之非禮也。使楚子不取二姬。則叔詹將遂以受享爲禮之正矣。孰知夫受享之際。乃無別之先乎。當鄭之享楚子也。陳其鼎俎。肅其尊彝。蠲其巾疋。豐其牋脩。威儀可則。進退可度。宜叔詹不悟其非禮也。抑不知生天下之善者出於敬。生天下之惡者出於慢。一遵一豆之相去。其爲禮也微矣。嚴之而不敢犯者。敬心存也。是心苟存。將無所不敬。推而上之。至於君臣父子夫婦之分。爲世大法者。同一敬也。忽之而無所顧者。慢心存也。是心苟生。將無所不慢。推而下之。至於亂君臣父子夫婦之分。爲世大戒者。同一慢也。是故今日謹一遵一豆者。卽他日謹君臣父子夫婦之分者也。今日易一遵一豆者。卽他日易君臣父子夫婦之分者也。楚爵則子。而輒當上公九獻之儀。庭實旅百之盛。加籩豆六品之侈。其於燕享之禮。固已無別矣。燕享之無別。卽男女之無別也。均爲無別耳。始之罪不爲輕。而後之罪不爲重。始之罪不爲小。而後之罪不爲大。豈可立等於其間哉。燕享之禮無別。其罪隱。二姬之無別。其罪彰。叔詹捨其隱而譏其彰。噫。何其見之晚也。吏必先明法。然後可以責人之踰。法士必先明禮。然後可以責人之踰禮。叔詹猶以鄭之享楚爲禮。則旣不知禮之爲禮矣。又何責楚子之踰禮哉。

僖公二十三年○范武子請老○宣公十一年

楚子文使成得臣爲令尹

范武子請老○宣公十一年

多而不可滿者慾也。銳而不可極者忿也。滿慾極忿成治慾之法有室而無開治慾之法有慾而無肆意主責

武子以權勢濟得臣郤克之惡首卽微引其端處已是法也或者之論曰飢者得食則止渴者得飲則止寒者得衣則

止熱者得濯則止慾者得求則止忿者得報則止我慾可窒我慾可懲乃若他人之忿慾不有以少憤之彼亦

安肯遽止乎嗚呼此非忿慾之譬也忿慾譬則火然畏火之怒而投薪以濟之則其勢隨投而隨熾忿慾譬則盜然畏盜之怒而授刃以濟之則其勢隨授而隨增薪者火之資也刃者盜之資也權位者忿慾之資也假其

資而望其止天下甯有是耶先王尊權位以示天下所以嚴萬世之巨防也以防字換止字防在先止在後矣何人而無慾何

人而無忿忿慾方興局於無權無位而不得展足將行而復駐手將舉而復斂口將言而復默念將生而復消

有谿壑貪慾之慾鬱勃炮燔之忿莫不限於權位之巨防而止止則回回則有趨於善者矣天下方馳騁於忿

慾而不知反也先王固未嘗與之爭也不能防則不能止爭則益後矣故先王不爲嚴吾權位之巨防使忿慾者窘於無資氣衰力

怠道窮途絕悵悵然而無所歸雖吾不使之趨於善而彼自不得不趨於善然則權位者應真先王閑忿慾之

巨防也歟先王以是爲忿慾之防摺轉入題最有情後世以是爲忿慾之資總是責子文之意一線到底何其反也楚成得臣有功

於陳子文推令尹之位與之以塞其慾齊侯既辱郤克范武子遠請老而授郤克政使逞忿於齊噫令尹豈賞

功之物而晉數百年之社稷亦豈二三臣逞憾之具歟楚非置兩令尹也幸而一成得臣有功耳如使數人者

此方為武子而安完整以請切問